

关注

建党百年红色文艺经典研讨会举办,专家热议:

继续推动红色文艺创作走向经典

庆祝建党100周年,回顾与总结百年红色文艺创作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3月22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江西省文联主办,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共赣州市委承办的建党百年红色文艺经典研讨会在江西赣州举办。来自全国的十余位知名文艺评论家、党史党建专家、各艺术门类专家以“红色文艺经典的时代光芒”为主题,从美学、艺术学及各艺术门类的不同视角出发,共同探讨红色文艺经典的时代价值和未来发展,从理论与实践的不同层面为新时代红色文艺创作提供了思想借鉴。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董鹏与江西省有关方面领导出席了开幕式。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主持开幕式及主题研讨。王一川、傅道彬、饶曙光、李洪华、高建平、茅慧、李树峰、张德祥、陈履生、宋宝珍、林岗、李诗原、王旭、吴新伯、江腊生、岳森等参与了主题研讨与圆桌论坛。

红色文化是红色经典生长的土壤

董鹏在主旨发言中表示,红色文艺经典凝结着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生动创造,记录着党领导人民创造的历史伟业,承载着中华儿女的历史记忆和情感力量,彰显着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是我们党文艺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集中体现,是共产党人初心使命和精神谱系的生动载体,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国内外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红色文艺经典特点鲜明,在价值取向上,彰显中国的精神力量;在文艺创作的方式方法上,坚持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的有机结合;在文艺创作的根本道路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文艺创作的科学态度上,坚持兼容并蓄、返本开新;在文艺创作的履责担当上,坚持崇德尚艺,追求德艺双馨。在今后的红色文艺创作中,应继续强化对优秀红色文艺作品的研究评论和传播推介,努力创造出属于新时代的红色文艺经典。

“红色经典”是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文化创造,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诗意的精神栖居地,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全社会和全国人民的精神家园。”中

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范玉刚在发言中谈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奋斗中逐渐形成的,以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沂蒙精神等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精神图谱,是红色经典生成的土壤和重要资源,它们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

追溯红色文化的萌发,中国评协顾问、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高建平回顾梳理了上世纪30年代左联成立后,在左翼美学影响下红色文艺的蓬勃创作,认为以茅盾、巴金、阳翰笙、蒋光慈、丁玲、萧军、萧红等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创作的一批现实主义的文学力作及电影、戏剧、音乐等领域的左翼文艺创作,体现了左翼美学主张“介入”“尚力”的思想特色。左翼文艺将五四时期启蒙、救亡的目标与社会改造、社会革命的理想主义精神加以融合,将启蒙时期“为平民”的文学导向了之后社会主义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对中国美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着力研究与继承包括左翼文艺在内的红色文艺传统,不仅对现当代美学史的研究至关重要,对于推动当下新时代的红色文艺创作走向经典亦十分关键。

红色经典要超越类型化的艺术生产

红色文艺与文艺经典之间的关系如何?不同时代的红色文艺其内涵与外延又有何变化?与此相关,针对近年来红色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方面存在的一些简单化、极端化,视野局限、浮躁功利等问题,与会专家与学者也展开了批评与探讨。中国评协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王一川总结提炼了红色文艺经典修辞美学在艺术媒介技巧、艺术形式风格、艺术形象塑造和艺术情感思想等艺术修辞方式上体现出的美学特征,进一步强调,今天的红色文艺创作要想成为新的文艺经典乃至攀登艺术高峰,还需大力鼓励远离浮躁、不求功利的创作态度和创造精神。“红色文艺创作不能做底之蛙、孤芳自赏,而要将之纳入中国文艺经典的传统链条中去衡量评价,并参照世界

文艺经典去定位自身。”

从新中国美术史研究的视角出发,中国科技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陈履生认为,此次研讨会进一步明确了红色文艺和百年红色文艺经典之间的关系。他谈到,就美术创作而言,红色文艺经典是一个时期内革命历史题材里大家公认、经过时间考验的作品。党的百年历程作为美术主题创作中的经典题材,不管是表现上海中共一大会议、浙江嘉兴南湖游船的作品,还是表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形象与革命活动的作品,在不同历史时期美术家都留下了许多作品。其中既有经过历史淘洗的经典之作,同样也有不少回避历史真实、刻意强调政治正确而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作品。推动新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走向经典,还需不忘以史为鉴,对历史更加理性地对待。

中国评协副主席、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傅道彬从革命英雄主义的视角切入,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学、电影、歌剧等文艺创作史上出现过的经典之作及经典革命英雄人物形象的回顾,充分肯定了红色经典对昂扬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唤起民众对革命英雄主义崇拜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谈到,当下一些红色题材文艺创作一味追求宏大的历史叙事,过于强调理念的正确而忽略了艺术的真实与细致等问题需要创作者加以反思,“反思的目的不是摒弃,而是希望通过修正,更好地推动新时代的英雄主义文学等红色文艺创作走向经典。”

文化传统为经典创作提供养分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看来,今天我们观看红色文艺经典时仍心潮起伏、深受感动的原因在于,这些作品创造了红色历史语境和令人感同身受的艺术情境。宋宝珍回顾了从八一南昌起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十七年时期至改革开放到新时代的优秀话剧创作传统,指出经典作品的出现一方面需有与之相匹配的艺术生态、文化资源、社会机制、人文环境等,一方面也需要艺术家个人超常的艺术天分、勤奋的工作态度、充沛的精神能量及飞升的艺术想象等。她表示,百年经典戏剧创作传统为艺术家今天创造红色舞台艺术精品提供了重要借

鉴。当下的红色文艺创作要警惕一味追求体量和创作规模的趋向,须知所谓经典之作应具有言近旨远之效,具有不断被解读、被诠释的艺术空间,具有内容与形式完整统一、不因时代转换而被遗忘的艺术魅力。

针对近年来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滥用“经典”“红色”的现象,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红色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诗原说,当下在中国民族歌剧创作领域就存在着被冠以“经典”的剧目实际上根本就不成功,更遑论经典的问题。近年来在中国民族歌剧,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歌剧创作中已出现不少不适合写歌剧的题材被写成歌剧,不适合承担歌剧创作任务的编剧、作曲成为歌剧主创等问题,同时晚会思维式、歌舞剧思维式、蒙太奇思维式歌剧的出现亦令人担忧。回顾历史,李诗原以《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党的女儿》等新中国民族歌剧史上的成功之作为例,详细梳理分析了其汲取中华戏曲优长成为经典的艺术经验,认为新时代要创作好红色歌剧、民族歌剧,一方面要选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一方面要不忘传统,努力从经典国粹中汲取创作的养分。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旭从贯穿百年的红色文艺带给中国戏曲进行文叙事的新创造,到对以地方小剧种为代表的艺术品种的丰富、激活等影响,从另一侧面阐释了红色文艺的艺术价值与社会影响。他谈到,在现代戏、历史剧及整理改编的传统戏方面,以革命题材戏曲为代表的红色文艺创作使得传统艺术在今天实现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些作品立足红色革命文化,在时代的淘洗检验中不断地积累新的经验与意义赋予,作品的经典性也在不断增强。红色文艺的美学诉求与精神主张令传统戏曲从表现内容、人物形象、题材类别到风格追求上都出现了更广阔、更现代、更丰富、更多元的发展趋向,红色革命文化与中华民族历史传统中展现的血性、力量、正义、阳刚的审美序列有着根本契合,对于包括戏曲在内的传统艺术未来更好地承继民族精神,推动文艺创作进一步走向经典亦有着启示意义。(路斐斐)

评点



洒去犹能化碧涛 ——评王彬剧本《客厅》

毛天国

作为民国时期著名文化名人林徽因,上世纪30年代在其家的客厅里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化名人和著名学者,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我国各学科领域的奠基人或重要作家,他们聚在一起不谈功利,只谈学术、艺术和国事,时时传来思想碰撞的声音。

1933年冰心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据说小说中描绘的客厅场景,其原型来自于林徽因的客厅,发表后引起平津乃至全国文化界的关注。

王彬的剧本《客厅》(载《中国作家》影视版2021年第1期),便以“客厅”为题材,并辐射至当时的文化名人与知名教授辜鸿铭、蔡元培、朱启钤、胡适、徐志摩、金岳霖、陈寅恪、陈岱孙、赵忠尧,等等,生动地刻画了性格各异的学者群像,展现了他们的学养和家国情怀。

剧本共四幕,选取了四个片段,即1925年北平文化名流在火车站送别印度诗人泰戈尔,同时林徽因和梁思成赴美攻读建筑学;1933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学成回国后,居住在北平北总布胡同,其客厅一时成为文化名人的畅聚之处;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和梁思成被迫离开北平;1940年林徽因居住在四川李庄,和梁思成坚持中国传统建筑研究,写出了第一部中国建筑史。

浓郁的爱国情怀是剧本的主基调,剧本展现了林徽因与梁思成及其周边文化名人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怀,奏响了一曲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赞歌。卢沟桥事变以后,北平150多名教授联名上书南京政府要求抗战,作者在第一幕中,通过藤原俊二的出场为以后拉拢北平文化名人埋下了伏笔。第二幕中藤原俊二请林徽因和梁思成填表签字加入东亚文化交流会,遂以可去日本考察木构建筑为诱惑,但仍被林、梁拒绝。第三幕,金岳霖和学生在北京街头垒沙袋抗击日军;朱启钤拒绝出任日方提出的北平市长的伪职;赵忠尧请梁思成开车去清华大学取出50毫克镭,以供为国家服务;就连蒋介石也表现出了不屈的民族气节。作为知识分子,最看重的是终生追求的学术研究,但陈岱孙家毁于难,为了抗战大业与民族复兴,为了争取时间,南下办校,开完校委会,没有返回在清华的家,毅然舍弃了《比较预算制度》全书的手稿;金岳霖在流亡李庄后,跑警报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时,已写好的70万字的饱含心血著作《知识论》初稿竟然弄丢了,只好从头重写。陈寅恪父亲散原先生拒绝给日本人做事,拒食拒药,以死明志,体现出对国家的无比忠诚与热爱。总之,从辜鸿铭、梁启超、林长民到林徽因、梁思成等两代知识分子,通过作者的笔端,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是一幅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知识分子群像,犹如巍峨的山岳一般而令我们感佩不已。

剧中的主要人物,林徽因和梁思成一生追求学术,研究建筑学,即便在流亡李庄的艰苦环境里,将手表、金笔、戒指、项链等卖出以维持营造学社的运转。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林徽因虽肺病发作,却仍坚持学术研究。在第四幕中,林徽因自言流亡途中深深体会到“国破山河在”的切肤之痛。当梁思成问:“我有时考问自己,国难当头,我的研究有什么意义?我不如上前线去,哪怕只能为前线的士兵搬运弹药,也是杀敌报国,在这种时候写什么中国建筑史呢?”林徽因回答:“为什么不写?我们的工作向世界昭告,中国人的文化研究是战火摧毁不了的,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阻碍中国的学术研究终究是要失败的,中国的古代建筑是中国文明的要素之一,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内容,我们的国家不能断了这个血脉!”林徽因和梁思成要做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也是抗战,是抗战的一部分!”林徽因不愿出国治疗肺病,死也要“死在祖国的苦难的土地上”,幕终时呼喊“我们的祖国,你快富强,富强起来吧!”所流露出的正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

话剧《客厅》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语言丰盈而精彩,令人回味无穷。《客厅》中所涉及的人物多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文化人,如何让他们的语言符合性格和身份,是一个十分难以处理的问题。这就需要作者丰富的人文素养和积淀,也是对剧作者的考验。王彬长期从事散文和话剧创作,《客厅》中典雅而又富有个性的文学性语言,与他长期从事文学、文化研究的积淀密不可分。

如第一幕,当徐志摩听到林徽因和梁思成要去美国读书时说:“今天的天气真热。我喜欢这黄昏时车站的灯光,这么郁热,这么不安地躁动,弥漫着机油、蒸汽、尘土,混合着人体散发的微妙芳香的灯光,这么亲切又多么遥远。”这种富有诗意的表达,既传达出对林徽因的爱恋,又充分展示了其内心的躁动与不安。徐志摩娶了陆小曼后,在几个大学兼课赚钱供家用,比较劳累,在友人不同意他坐飞机时说“我就是那株在风中摇曳的甘草,有了这,在这苦涩的世界,才能浸在朋友的眼泪里休息”,诗意的语言形象地表达出了徐志摩的内心所感。

第四幕,在李庄,林徽因和梁思成有一段颇长的对话。林徽因对梁思成说:“你是我坚强的拱桥与穹顶,是我可以依赖的,桂冠有毛茸茸装饰的柯林斯式的廊柱。”开玩笑时说:“你拿我当建筑物的标尺scale”都恰好地体现出林徽因的身份和人文素养。话剧是对话的艺术,通过对话展示人物的性格,进而刻画人物形象,是每一个剧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王彬的《客厅》恰如其分地处理了这个问题,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展开细说了。

“一个事件的戏剧性的强弱,是与它所包含的情绪的多样性和紧张性的程度成正比的。”王彬的《客厅》淡化了戏剧冲突,通过场景与事件,用剧中人物的言行表现他们的内心世界,让读者自行体会,剧本通过强化戏剧气氛,形成一种审美引力。《客厅》是王彬的第二部剧本,与之前剧本《蛙地》的风格颇为不同。但两部剧作的共同特点是不依靠故事的曲折性吸引观众,重点不在讲述一个故事,而是以故事为背景,通过丰饶的文学性和思想性,让观众去感受故事之外的言外之意,给观众以哲理思考。



歌剧《红船》在杭州首演

4月1日,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共嘉兴市委、嘉兴市人民政府共同出品,浙江演艺集团(浙江歌舞剧院有限公司)、浙江交响乐团、浙江音乐学院、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嘉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演出制作的歌剧《红船》在浙江音乐学院大剧院进行首演。该剧不仅云集编剧王勇、作曲孟卫东、总导演黄定山、指挥王燕等多位实力主创,还齐聚王传亮、杨小勇、严圣民、郑培钦、唐琳、段永明、薛雷、刘涛等优秀演员,历时4年、集近400人之力打造而成。歌剧《红船》以中共一大13位党代表为重点,从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的视角出发,以点带面,展开了中国共产党从浙江嘉兴南湖一条小船开始,劈波斩浪驶向辉煌的史诗画卷,恢宏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天辟地、革命起航的光辉历程,大力弘扬了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的“红船精神”。全剧共两幕六场,五四运动、驱张斗争、营救陈独秀、一大会议等都在舞台上得以创造性还原。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当下,用歌剧的方式再现建党历程,是对党史进行的生动而艺术的诠释。导演黄定山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歌剧《红船》的音乐创作不仅富有地域特色,更是力图将民族气韵用音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剧本看似是在写一个会议,实际上是在写一个时代,剧作结构是不断走出会议、进入时代的。在舞台呈现方面,全剧用了18块巨幅木板不断切割舞台空间,同时还使用两个转台来表现行云流水般的时代变迁,在舞台美学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

在次日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红船》指导工作会议上,与会专家对该剧给予高度评价。专家认为,《红船》资源不仅属于中华民族,也属于全人类,它改变了世界,本身就是具有史诗品质的重要历史事件。歌剧《红船》的创作,意义重大、使命光荣。有专家谈到,全剧结构不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娓娓道来,党的一大不断再现,中间穿插了一大之前的若干重要人物、重大史实,包括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关系、毛泽东的爱情和婚姻等。音乐方面借鉴了西洋歌剧宣叙调的吟诵体,增加了宣叙调的抒情性和叙述性,使得该剧既“好听”又“好看”,两个半小时的舞台体量里容纳了近50个场景,场景切换、时空转换简洁有力,整部剧呈现出一种史诗品质。

据悉,歌剧《红船》已入选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共同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文化和旅游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和“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持剧目。(许莹)

中国音协弦乐学会成立

4月3日,中国音乐家协会弦乐学会在京成立。来自全国弦乐界的121名代表参加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音乐家协会弦乐学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国音协弦乐学会第一届领导机构。小提琴演奏家、中央歌剧院院长刘云志当选会长,童卫东当选常务副会长,吕思清、苏贞、李开祥、李楚武、何荣、侯俊侠、俞明青、徐惟聆、梁大南当选副会长。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韩新安出席大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国音协决定将小提琴学会、中提琴学会、大提琴学会、低音提琴学会、少儿小提琴教育学会合并重组为弦乐学会,旨在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我国弦乐艺术事业的创新发展,更好发挥专业学会组织的指导效能和资源整合力,促进我国弦乐艺术的整体发展。

当晚,由中国音协弦乐学会室内乐团带来的“弦动我心——庆祝中国音协弦乐学会成立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此次音乐会是一场阵容强大、主题鲜明的弦乐盛会。担任独奏、重奏、首席的刘云志、黄蒙拉、谢楠、陈曦、苏贞、朱亦兵、吕

思清、杨戈芳、何畅、曹飞、戚盛、朱牧等演奏家,以及担任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演奏的演奏家,主要是中国音协弦乐学会第一届主席团成员和理事。《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情深意长》等耳熟能详的主旋律作品弦乐版和《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弦乐重奏版,都在本次音乐会上首演,演奏家们用琴声表达了对党的热爱和感恩之情。

本次音乐会也是一场别样的弦乐“时光之旅”。从巴洛克时期巴赫的《c小调中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维瓦尔第的《四季》,到浪漫主义时期勃拉姆斯的《A大调弦乐五重奏》(第一乐章)、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弦乐小夜曲》(第二、四乐章)等经典之作都精彩呈现。

音乐会上,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主席叶小钢,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韩新安,为胡惟民、陈冠、王冠、关庆武、丁芷诺、沈西蒂、朱耀熹、赵薇、厉学科等9位出席音乐会的中国音协弦乐学会顾问颁发了荣誉证书。整场音乐会由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主持。(许莹)

话剧《恋爱吧!契诃夫》:

创作一个我们“不熟悉”的契诃夫

为纪念2020年“现代戏剧之父”契诃夫诞辰160周年,由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国话青年导演查文浩执导的新话剧《恋爱吧!契诃夫》(改编编剧查文浩、刘金妮)将于4月14日至18日在国话剧场开启首轮5场演出。该剧主要选取了契诃夫的三部独幕剧《蠢熊》《求婚》《婚礼》,并融合了契诃夫的《套中人》《捉弄》《新娘》《关于爱情》等多部小说,将以全新的叙事方式和当代视角在中国舞台探讨爱情这一永恒的、世界共通的人生谜题。

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表示,作为国话今年首部将与观众见面的新创剧目,该剧可谓是中国话剧舞台对契诃夫的一次全新诠释,并充分体现了国话力图以“中国原创、世界经典、实验探索”的创作理念吸引更多话剧观众的创作初衷。该剧翻译章宁表示,在契诃夫写作的19世纪末,俄国的文艺复兴开始走向兴盛繁荣。作家的创作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其中不乏对人性弱

点的深刻洞察思考,也揭示了妨碍人们获得幸福生活的种种社会弊端。在该剧的二度创作方面,查文浩表示,要排出契诃夫独有的风格,就必须从每句台词、每个细节上寻找契诃夫的象征意味。在叙事手法上他采用了平行交叉的方式让各个人物在剧情中穿插融合,形成了一个契诃夫文学世界的爱情平行时空,令观众可于其中充分体会一个在悲喜底色中智慧幽默、乐观温暖的契诃夫。

侯岩松、常玉红、江佳奇、章劼、周传捷、薛飞等国话的中坚演员力量将共同出演该剧,致敬契诃夫。侯岩松表示剧中他将以做减法的态度一人分饰多角,精准把握表演分寸,探寻人物精神深度。灯光设计黄诗介绍,该剧整体将偏重俄罗斯写实主义风格,注重灯光对心理空间的塑造,及对剧作意象氛围和诗意化表达的呈现。舞美设计徐海东表示,演员、舞台和观众将共同创作一个我们“不熟悉”的契诃夫,而这种不熟悉感就是我们给契诃夫的最好礼物。(路斐斐)